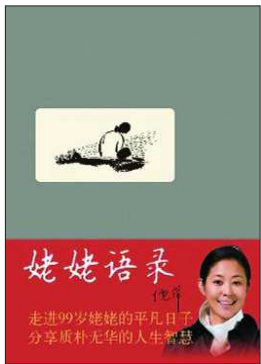


15



《姥姥语录》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倪萍

来自著名主持人、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有滋有味的日子,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

有一碗米给人家吃,自己饿肚子,这叫帮人

姥姥说:“有一碗米给人家吃,自己饿肚子,这叫帮人;一锅米你吃不了,给人家盛一碗,那叫人家帮你。”

全家人都一直在帮我,从小到大、从过去到现在。我忘不了,因为这是一碗米给我吃了,他们饿肚子;而现在我帮他们是一锅米我吃不

了。爸爸其实也一直在帮我,我能够报答的只是叫出一声“爸爸”,却没有做到。

家里第一次装上电话,姥姥就曾偷偷地给爸爸打过:“我找刘世杰同志。”没有文化的姥姥在“外交”场上也称职了。

一定是听到“刘世杰同志”的声音了,姥姥一把捂住自己的嘴,老泪纵横。“我挺好的,萍儿也好,青儿也好。萍儿走道那个小身子骨和你一模一样,那个脸盘和她奶奶一模一样,那个儿头一看就是你们老刘家的人,那个眼睫毛和她姑刘世美一模一样。来和萍儿说句话吧!”我摆手拒绝。“哦,上茅房了……”

事后姥姥说:“人家你爸一听我这音儿就叫了一声妈,我这个心

一下子就被这声妈叫空了,有情有义的人啊!”

善良的姥姥啊,恨不能把我和爸爸说成是一个人,只是一大一小。

以后的很多次偷偷打电话,姥姥只有一个目的,抚平爸爸缺失儿女的心,填补我和哥哥缺失的父爱。

姥姥啊姥姥,心里承载的东西太多了,对我们成长的滋养都是“润物细无声”。小时候不觉得,慢慢长大了,才知道一切善良、宽容、忍让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血脉里流淌的美好都是一点一滴的给予积聚的。

真的,我从不憎恨父亲,对于父亲后来的一家,从妻子到儿女,我和哥哥都充满了感激,感谢他们给予父亲的那份真爱和照顾。

妈妈其实也是一块儿抹着辣椒的糖果,那么多次的电话妈妈一定是知道的,每月电话单里的那个号码妈妈从没问过。

善良的一家让我学不会憎恨,学不会报复,学不会整人,治人,这不都是我的财富吗?

安葬爸爸的时候,是我记事后

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奶奶”,墓碑上贴着他们的照片,写着他们的名字。英俊的爷爷、漂亮的奶奶着实让我吃了一大惊,体体面面地坐在那儿,让我有了一些说不出的亲近感。

村庄里来了好些人,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无数的手机、相机举在了我面前,我不知所措。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却也没有陌生感。远房的大哥安排几十人的大宴,我却逃离了餐桌,堵了几十年的这颗心呀就快跳出来了。

我必须逃脱,我怎么有脸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被敬酒呢?

八十岁的姑姑一直拉着我的手,我像个木头人一样被拉来扯去的。我是谁?是这个村庄的人啊,是爸爸刘世杰的女儿啊,我从心底里叫了一声爸爸,我不能断定这次出声了没有。

爸爸的去世姥姥并不知道。生病的最后日子,姥姥还嘱咐我:“有空多去看看老刘。”估计姥姥对我此生叫出一声“爸爸”不抱任何希望了,否则她该说:“有空多去看看你爸爸。”

姥姥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

最小的儿子叫倪道远,二十六岁那年在部队为救战友牺牲了。走的时候是个连级干部,还没结婚,未婚妻是邻村的一个农家女。

小舅的死对姥姥来说就是“天黑了”。姥姥咬着牙等到天亮,一宿的工夫,才五十几岁的她一口后牙全酥成了粉面儿。

悲伤的姥姥说:“当兵的就是这个命,国家使完了咱再使。人家当妈的命好的,国家使完当妈的接着使,跟着沾光。咱这命不好,国家使完了就完了,该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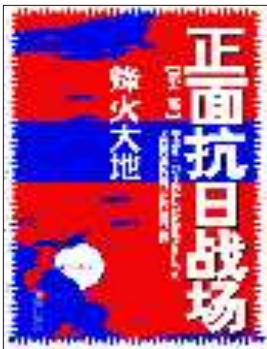
很多年后我说姥姥:“你这完全是英雄母亲的豪言壮语啊!”

真的,一个母亲以这样的胸怀来安抚自己失去儿子的心灵是多么悲壮又多么了不起啊!姥姥知道当兵的使命和职责;姥姥知道送子参军是光荣也是奉献;姥姥知道当兵的人是母亲的儿子也是国家的儿子……什么都明白的姥姥自己承载着巨大的悲伤。

姥姥说小舅当兵走的那一天,她的眼泪就一直擦不干,喜悦的泪水啊!全水门口的人恨不能都出来送小舅舅,敲锣打鼓很是热闹。小舅舅穿着宽大的绿军装,眯着眼睛一直微笑着,性格内向的他一遍遍地和姥姥说:“妈,我走了。”

直到姥姥推他,他才转身上了卡车。

3



《正面抗日战场(二)》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作者：关河五十州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纯民间讲述中国正面抗日战场战史,全书以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为发端,以东北沦丧为起点,再现抗战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军队、人民难以忘怀的风云往事及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分离角斗、血雨腥风。

美国人民志愿军之死

“掉队”了——速度太快,飞过了。

肖大侠毫不介意,一个人继续往杭州方向飞。飞到苏州火车站上空时,他发现下面有情况。一列满载妇孺老幼的难民列车正要发车出站。而在不远处,有6架日机,分为两组编队,正不怀好意地向这一目标飞去。

小谷进大尉就是这个6机编队的总指挥。包括他的座机在内,3架“13式”舰载攻击机组成了攻击机编队。那个生田乃木次大尉驾驶的是“3式”单座舰载战斗机,他和另外两架战斗机组成战斗机编队。他们此行接受的正式命令是对苏州进行侦察,但实际上,“顺便”轰炸一下无辜的中国百姓,向来也是日机的老习惯。

这种事情,肖特见多了,他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攻击机编队已降低至900米高度,看样子即将对列车发起攻击。此刻,站在肖特面前的对手不是3个,而是6个,比先前多出了一倍,而他只有1个。然而没有丝毫犹豫,肖特一推机头,朝攻击机编队杀了过去。

由于此前已经得到警告,波音的出现,也早就引起了日机编队的注意。按照平时的演练阵型,攻击机队迅速向左进行闪避,而战斗机队则在1500米高度右旋,向肖特的波音飞机俯冲下来。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肖特应变极为快捷,同第一次遭遇战时一样,他充分利用波音的良好性能向上攀升,一下子从高度上拉开了与战斗机队的距离。绝不能和战斗机过多纠缠,目标是攻击机队,只有遏制住他们,才能防止一场人间惨剧的发生!

肖特开始向攻击机队俯冲,射击。小谷的座机被他紧紧咬住了。3架攻击机惊慌失措,赶紧用尾巴上的机枪对着波音进行扫射。肖特非常冷静,面对敌方的子弹,他在400米距离内竟始终未予以还击。

敌众我寡之下,需要逼近了打,要不不击,一击即中。这已不纯粹是技术的较量,更是勇气和意志力的对决。

距离越来越近。100米,50米,30米,射击!而且是一口气

不歇的连射。直到距离20米,眼看要相撞的时候,波音才停止射击,拉升避开。

小谷当场死亡,座机射手被打成重伤。幸亏这架日机是三座的,还有一个前座飞行员能够驾驶,否则就算天照大神附体都救不了他们了。波音也被机枪子弹打中多处,机身受损,但并不影响飞行。

就在肖特专注于对付攻击机时,一直隐伏在后面的生田乃木次忽然从150米处打出了一个致命的长射,子弹全部倾泻在驾驶舱里。我们可敬的肖大侠当场战死,飞机随后坠毁。

兄弟以前没少看史瓦辛格、史泰龙一类“史字辈”的肌肉猛片,总以为上面那些火爆情节纯属杜撰。现在我信了,也许肌肉有些夸张,但在大洋彼岸,确实有这样一些超级猛人存在,因为他们代表了美国人身上一直具有的一种精神——侠义和勇敢。

肖特的英勇行为,使当时的国人大受感动。国民政府特授他以“英雄”称号和上校军衔,并在战后为其举行了隆重葬礼。

我要混进去看看

本书是作家慕容雪村继《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后的又一力作,也是他的首部纪实文学作品。他记录了23天的卧底传销经历,旨在揭示黑暗传销世界的无知与疯狂。他以自身生命为筹码,只身进入传销魔窟,只是为了告诉世人:因为缺少常识,所以愚蠢无处不在。愚蠢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制造愚蠢,是这世上最大的恶,胜似杀人放火。他说,他有一个希望:让常识在阳光下行走,让贫弱者从苦难中脱身,让邪恶远离每一颗善良的心。

二〇〇九年末,我混进了江西上饶的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二十三天。那是一个未曾经历的世界,就像《西游记》中的盘丝洞和狮驼国,或者是爱丽丝穿过兔子洞到达的那个古怪去处,每件事都很荒谬,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生于“文革”,长于中国,自以为对人间荒谬略有所知,到了上饶才知道,原来我的经验不过是豹之一斑,荒谬的年代从未真正终结,它就在我们身边。

二〇〇九年底,我照常到三亚

过冬。居处离海很近,终日游泳,闲逛,吃海鲜,偶尔在电脑上敲几个字,不成篇章,只求有趣。慵懒闲散的午后,我常躺在椰子树下读书,读《国王的人马》,读金圣叹歪解唐诗,偶尔也会翻两页弗兰西斯的传记。海边阳光明媚,我晒得像个精壮剽悍的非洲恶棍。出版社的朋友催我抓紧时间写作,我口头答应,却迟迟不肯动笔,感觉一辈子游手好闲也挺好。

有一天刚从海里爬上来,我的朋友小庞给我打电话,问我不了解什么是“连锁销售”。我说这有什么可了解的,麦当劳、肯德基都是连锁销售。他说不是这些,而是一种新事物,只要交三千八百元……我打断他:“你到底销售什么东西?”他支支吾吾地回答:“也没销售什么,就是……就是推广一种模式。”我有数了,说这肯定是传销,你千万别上当,赶紧回来。

几天后,他回到三亚,对我大谈自己的经历。小庞口才不好,可还是把我唬住了。他讲的每一件事都难以置信,就像走进了《天方夜谭》的世界,所见都是宝瓶里的魔

鬼、洞窟里的妖怪。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生活,据说每人每天只有三毛五的菜钱。我大为起疑,说这也太离谱了吧,三毛五能买到什么?连根针都买不到,怎么够吃?他一口咬定:“真的,不骗你,有时还不到三毛五呢。”

这个传销团伙在江西上饶,小庞也是被人骗去的。他三十岁了,几次恋爱都不成功,现在很想找个姑娘结婚。有天他的前同事李新英给他打电话,说要给他介绍女朋友,小庞大喜,李新英说那女孩现在上饶,见不到真人,只能先看照片。

照片上的女孩叫小琳,小庞给我看过,很年轻,笑得很灿烂,眉眼有点像著名的美女曹颖。小庞很是着迷,用手机跟她聊了几天天QQ,渐渐不能自拔。

小琳说自己在上饶开了一家女人饰品店,生意很红火,一个人忙不过来,想让他过去帮忙,好像还吃一些肉麻的话,“同甘共苦”、“共创美好明天”之类。小庞也是昏了头,没搞清楚状况就辞了工作,买了张火车票直奔江西。

到了之后才发现不对劲:根本没有店,小琳连份正式的工作都没有,和一群河南人住在一起,什么事都不干,天天在街上闲逛。他越想越起疑,有天忽然想起我来,于是就打电话向我咨询。

一个月后,我向警方报案端掉了这个传销团伙,很多人都说我勇敢,还有许多过奖之辞:为民除害、冒死潜伏什么的,我听了很不好意思。其实我的动机没那么高尚,只是好奇心发作,就想看看一天三毛五能吃些什么。

听着小庞的描述,我渐渐下定决心,说我要混进去看看。小庞很犹豫,说恐怕会有危险,那伙人不简单,肯定有什么背景,让我慎重考虑。我一向胆大,而且很羡慕海明威那样的人生,自己也干过几件危险的事:在海拔五千米的山口迎风奔跑,在大风大浪中一个人游进深海,而且自恃练过几天散打,反应也算敏捷,没把这事想得多么危险。

小庞还是犹豫,怎么说都不想回上饶,我干脆跟他摊牌,问他一个月工资多少钱,他说一千多。我说:“那就这样,你帮我混进去,一切费用由我承担,我再付你两个月工资。”他考虑再三,终于点头答应。



《中国,少了一味药》

◆出版社：中国和平出版社
◆作者：慕容雪村